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賞二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雜記

一日於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刺其兩目牛死未

賞二

移時屠剔牛肯祭刀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

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

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

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即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秦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卒難馴耶豎而趨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鸚鵡效僧念佛之一旦無疾而化既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聲忽作拳跏狀者移時衆見怪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

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
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覩蝦蟆而後信誦
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兮祖
之髓吾之心兮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
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醍醐
而熟睡者耶

實二

二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遵丁
太僕時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
泉寺一時田侍御并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
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
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
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
風主人矣惜其即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
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焉寺主東州與杜
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

侍御兩司馬較諸一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
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
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
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吾
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
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
復輿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
取

予登峨眉徃返幾三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
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既至曲阿于觀察北園

實二

三

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繆生吳江周生並在予
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
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
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髮
命衆闍之時慈航渡子遂得其右一微淵禪

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闍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鬚髮供養予觀其眉宇真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麼處掛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即得不受棒去吐雲山萬疊水潺湲翠堵稜層頂如削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刹曰讚嘆其中老衲義秀者溫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漕或穿及底人試補之爰復成漕今猶在也初有貧寒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爰之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

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跣跣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備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平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強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藍屋冷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夙殃也

三

四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者裡禪似個什麼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即鎖却父乃尋先竇而去

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噉聲其家
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
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
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
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
云恁麼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
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閱及此篇妙師捧
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
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
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
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
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
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
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

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五或者問佛迦
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
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
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
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
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
已侍者報曰日光久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
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
瞥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
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
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
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
福城庵行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
華於金壇于見素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

偶及此予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
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
者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向師撥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為汝說丁生唯然
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
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
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
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

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

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
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
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

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
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
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為乾
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為坤矣坎自何
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
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
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
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
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
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
得復為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
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
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
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為器也唯
情無常則器可復為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

即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即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情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陰鑄也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

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通上豈不易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強梁者則專而附五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既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輔五而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尚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乎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而至鼻而六二以至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爲介意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

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為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即此觀之井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繙則瓶得水而未出井如繙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贏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惟應之而已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為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為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

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人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為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

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獨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擲即不應汝若不止擲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鑑智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予聞二老之言又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

實二

十

無所疑蓋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即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者即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

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蘊蘆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

三

七

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既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畧華也般若
有文字有觀照有實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
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
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
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
言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
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
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
般若此翻智慧良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
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
不慈子愚癡則不孝桀紂幽厲愚癡之尤也
堯舜夷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

建自宋景定間迄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
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既而訪之高人勝
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世廟
龍飛漢水易名仁皇焉萬曆辛卯屬有不淨
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
以爲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并建之嗚
呼波斯匿王爲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爲問
而問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
大智慧豈能即世間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
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
植善本繼月光之業而世爲金湯豈偶然乎
殿成禪客軋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
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
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
微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攜布鼓於雷

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叙
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實暢般若
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
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
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實相而何大

實二

士

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
老得之而二篇作列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
之而作經李翱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
揭良知之訓雖然有真般若似般若真般
若者了色即空了空即色故不死於枯稿不
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修以修無所
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無所
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
危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
遺笑千古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

白倘有志於般若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
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實負波斯匿王與夫
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銘曰寺名
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而
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
實始創焉綿歷既久三王扶顛子孫繼護金
湯彌堅龍飛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
光輝般若一名多義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
言密在汝邊在我即粗離我所翠竹真如
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併建波斯之遺予
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清淨地產靈苗鬼神
呵護梵刹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
實覺樹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
根塵頓忘靈燄熾然共徹真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爲媒遡
流窮源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頰有無是
以善觀者富有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
有餘故小人絕窺上之心君子無多求之
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昏出者若
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不
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
忘如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
足足忘不足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
而常愜軒乃示萬有而常無地待空浮水
隨天到四時予奪一念雌雄花茂園林草
芳崗阜進退魚鳥坐卧得之者則頭頭自
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
惡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
軒而不能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

昧故去來無常賓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

嘯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
情熾然蔽虧本天煙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
顛倒狂醉寧了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
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主者不足惟無我者
眾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強弱
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

賞三

十五

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填海希冀
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有況他哉博浪離
椎毫不醒悟既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
起秦爲之板蕩今麟即於此土階茅茨粗
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

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
 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
 曰兜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塔
 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足雖處九天
 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
 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
 之蘧廬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
 者身心猶非我有始為知足況身心之外
 者乎古顏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
 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即此而言知足
 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
 馬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
 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
 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瀾

麟室銘 有序

龍為鱗蟲之長虎霸千峰之中獅子為百
 獸王哮吼震眾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
 雲從麒麟之性不受羈繫仁而無欲東西
 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慈惟剛唯慈乾坤
 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麟出聖人
 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威
 而不猛慈以剛克寬而不濫兩者不虧聖
 德乃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強千屈不折終
 至邁常在麟為龍在羽為鳳在毛錯變異
 其行藏今以麟名子室子念人初碌碌童
 稚屯蒙未詳一旦啓正靈竅發光以明明
 德即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思則
 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
 常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

常莫侵百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日
用無別惟吾偶諧諧則佛魔受役況其餘
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
凰飛鳴羽蟲生光麒麟產野瑞符聖王在物
既然人當自強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
攻勝敗漆桶楞伽之洲梵川之島鷗閣凌虛
窻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佛魔在握以
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稿蒼
石之下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觀影
知渠我惟顛倒兩存無功靡徃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爲書生含毫弄舉子業及學爲古

賞三

七

文詩賦精陰陽織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
宿習現行復知歸敬大法既而游學燕京
觸事感懷遂決薙染瘦骨稜層抱喘疾破
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清涼於萬曆辛
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克
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
三十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
志有餘而壽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然一念有願必成古
之今之何殊晝夜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
與脊本無中邊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鵬子了
此匪滯假真以誓爲轂轉大法輪骨埋嘉福
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鵬其有靈當
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清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業師居無何棄去

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噐馬爲嗣法弟子及還故山潘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即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子顧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潘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採椽聊爲諸

三

六

方息肩之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潘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大井一口置石漕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性嚴冷不喜阿世即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者迦陀勤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志樹功德幢爲聖天子祝延聖壽徼福蒼生迨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動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

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
會謂師預知時至倍加飯向馬師生於嘉
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
竺法闍毘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

賞二

五

道人謚師號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
莫烈於死生而端師不爲之撓超然脫去
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豪傑之士挾
仁義佐人主建大勲名垂芳百世至於臨
死生之際軟暎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

則端師豈不爲大過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
師異此去來乘願勞動死生不爲欲取自生
至老老而愈壯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
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死以骨藏燕山可磨

願力靡竟無斷僧鉢臨死之命兒孫念之勉
強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羸吾君長胤母曰
恭妃聞師德風篤信皈依師其有靈保此英
檀福壽無疆萬世真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
龍象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
抱畫剖鬼神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
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怪蓋不
以理察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
信不暇豈獨疑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
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如六尺匪狹正當
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前則毛孔
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豈
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

若環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
而我獨無此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
象帝之先我得而徹視也以理應耳則八
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聽也我常靜
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化古

實二

子

今夢破始怪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
多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
北人不信有萬斛之舟蓋其信情而不信
理故也殊不知禍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
代謝清濁浮沈皆情有而理無者也倘能

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我臂
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
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
悲菩薩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

莫測一六陳跡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爲無
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慈及萬物循業發現
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若出有心菩
薩病狂鼻祖東來眉山竒才大悲閣記捏聚
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桃柳林中長公放
賴熊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怪
吾生公後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擘
若春花春容銜態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
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道之光華何必排
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一

是

視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愜
然鞭後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
古今寧有近遙是石舜心連雲岩堯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
池天啓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
淨土熏炙羣生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
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現諸希有須彌爲舌
難盡贊揚口即太虛渾吞不出丁氏諸子互
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
虫無盡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憨臥超如毛
穎爲鞭一聲鯨然頸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
背輕危龍背滑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水經出用

無聖凡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脉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
濟渴之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
以飽龍蛇足虎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
訖無事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
真揭露雲淨月光散步庭除薜衣清涼城市
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若夢爭如落魄而倘

賞三

三

洋

竹瓢銘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
之月閒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
巢莫覓

無巴生傳自寓

無巴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即姑蘇之松陵
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巴生遊甚久每於無巴
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
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巴受性超
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
之無巴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檢則
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
實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
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
累有累則孔隙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
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識
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

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
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巴含然大笑
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
知可乎予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
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觀
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
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即主
也主即賓也賓即主則主未嘗主主即賓則
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
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
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
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
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
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
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

為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
 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
 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
 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若可
 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
 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
 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
 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
 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
 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
 情斷子謂我有巴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
 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
 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
 無巴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
 吾則曰孔隙鑿而巴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秘

賞二
 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
 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好惡鈎索於內吾本
 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無巴字我者
 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察我
 耶子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
 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趨陳知切 盤張流切音 屋職日切音 鵬音
音馳 盤轉山曲 屋質水曲 鵬朋
 大鵬蘇木切 鳥也 鯨音速